

## 就业能力正在取代高等教育吗？

西蒙·马金森

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英国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教授、英国 ESRC/RE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件：simon.marginson@education.ox.ac

在前几期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前经合组织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主任德克·范·达姆 (Dirk van Damme) 质疑了高等教育参与度的扩大。达姆指出：有迹象表明，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并不总是对社会和经济有积极影响，其中存在着毕业生就业不足、过度教育、技能不匹配和替代效应。他认为对短期课程和非传统认证（如微证书）的兴趣迅速扩大，这一现象更有前景。

与达姆同在经合组织的教育与技能部门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彻 (Andreas Schleicher) 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 2023 年 3 月的伦敦会议上表示，微证书“能更好地向雇主证明持证人知道和能做的事”，并再次将其与大学文凭进行了有利的比较。他表示，对大学而言，生活“实际上是非常舒适的”，“（大学）可以将课程内容、传授、认证捆绑在一起——大学可以获得相当不错的垄断租金”。转向微证书将意味着提供者的地位不再重要。看来微证书是实现公平的新途径。

很难相信将中产阶级的学位与大众的微证书结合起来会创造社会公平，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我们所知的高等教育失去了耐心。

英国的“教学卓越框架”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根据毕业生薪资比较不同机构和学科中学生的学习质量。因为毕业生薪资低于平均水平，一些课程被污名化

为“低价值课程”。在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呼吁需要培养“为就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并资助了微证书项目的发展。

在每种情况下，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主要（或唯一）的、直接的职业教育。培养“为就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的想法概括了这一点。但高等教育并不适合这个特定的目的。准备就业是其使命之一，但从未是核心使命。更不是唯一的使命。高等教育不是主要为了培养“有就业能力”的毕业生。它是通过学科知识的熏陶对人进行的文化塑造。学生通过深入学习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知识来发展自身技能，或者说“形成” (form) 自己。统一高等教育的是知识，而不是就业能力。

### 内在和外在的使命

高等教育有多重使命，正如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将大学称为“多元世界”的著名论断。其使命有两种：内在使命和外在使命。

内在使命，即高等教育的经典核心，是教育学生，传递、创造和传播知识。这些使命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内部组织。教学与学习以及学术与研究，扎根于认知学科、学习项目和院系。这两个内在的使命是交织在一起的。学习是知识密集型的。教学和研究/学术之间的联系是学术身份和工作的规范。这些

内在活动的价值不是通过政策、市场或社会影响来衡量，而是通过内部使用的教育工具，如考试、评分、同行评审和学术质量保证来衡量。

历史上有几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它们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内在核心。在中国，西周（公元前 1047~771 年）通过深入学习关键文本来培养学者官员。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北印度的佛教寺院（如毗克拉姆希拉和那烂陀）、地中海的伊斯兰学术、始于 1088 年博洛尼亚的中世纪欧洲大学、从康德和冯·洪堡到约翰·亨利·纽曼再到美国研究型大学（始于 1876 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每一次迭代中，所有大学都通过对知识和学术的文化熏陶来培养学生。

至于内在核心，正如格特·比埃斯塔（Gert Biesta）在 2009 年所述，高等教育发挥着“社会化”和“主体化”的功能。社会化意味着灌输社会和职业规范。主体化指的是教育的“个体化”效果，通过这种效果，学生成为自我实现的主体。比埃斯塔指出，“任何名副其实的教育都应始终有助于主体化的过程，使受教育者在思考和行动上变得更加自主和独立”。通过这种方式，高等教育为学生的整个人生（包括工作）做好准备。

高等教育也有外在的使命，它与其他社会部门（包括政府、雇主、专业人士和当地社区）合作来完成。比埃斯塔提到了教育功能的“资格”（qualification），指学习如何做事，特别是在工作场所。在外在领域，外部代理人帮助确定活动的价值。在这里，毕业生薪资和就业率成为了考量因素。

然而，经济政策往往只关注外在的就业准备，忽略了其他使命。微证书将高等教育简化为“资格”，并将其分解为散乱的碎片。

## 教育与工作

如果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把高等教育的重点仅仅放在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上，那么它就不会把文化的形成、学术知识和教学/研究的关系作为基石。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要更高。

研究反复发现，大多数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有多重目标。他们希望个人发展、沉浸于学科知识以及获得毕业后的工作；这不是非此即彼。在学习期间，许多学生不仅在学习，还在工作。但我们不应模糊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区别，两者是不同的世界。机构定位、目标、价值观、知识集和技能以及所需行为都是不同的。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在工作场所本身更为有效。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多样性是改善教育与工作之间过渡和结合的第一步。

即使在许多职业课程中，从学校向工作过渡也是一项挑战，需要时间。高等教育和工作最好被理解为松散耦合。高等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流动的。把教育和工作强加在一个单一的过程中——要么将它们视为本质上相同的东西，要么把其中一个从属于另一个——都是对工作或高等教育的侵犯。不难猜测哪一个更容易受到伤害。

高等教育位于学校教育工作的中间。它更偏向于学校教育而不是工作。但经济政策希望高等教育能够复制工作并以与工作相同的标准来评价它。

## 内在与外在使命的对立

内在教育功能与政策和媒体的职业期望之间出现了鸿沟。没有必要将内在教育与外在贡献对立起来，也没有必要将职业技能与学术知识对立起来。但是，澳大利亚和英国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坚定地试图将人力资本的形象（即外在的就业准备使命）来取代内在的教育使命，而不是与之并行不悖。

就业能力正逐渐嵌入大众高等教育，且具有相当大的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份工作，并将工作视为一项人权。然而，高

等教育在直接准备就业方面并不十分有效，无法创造就业机会，而就业能力的口号掩盖了其核心教育使命，即通过学科知识的熏陶对学生进行的文化塑造。“为就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这一概念也随即产生了无法实现的期望。我认为这正在成为高等教育的生存危机。